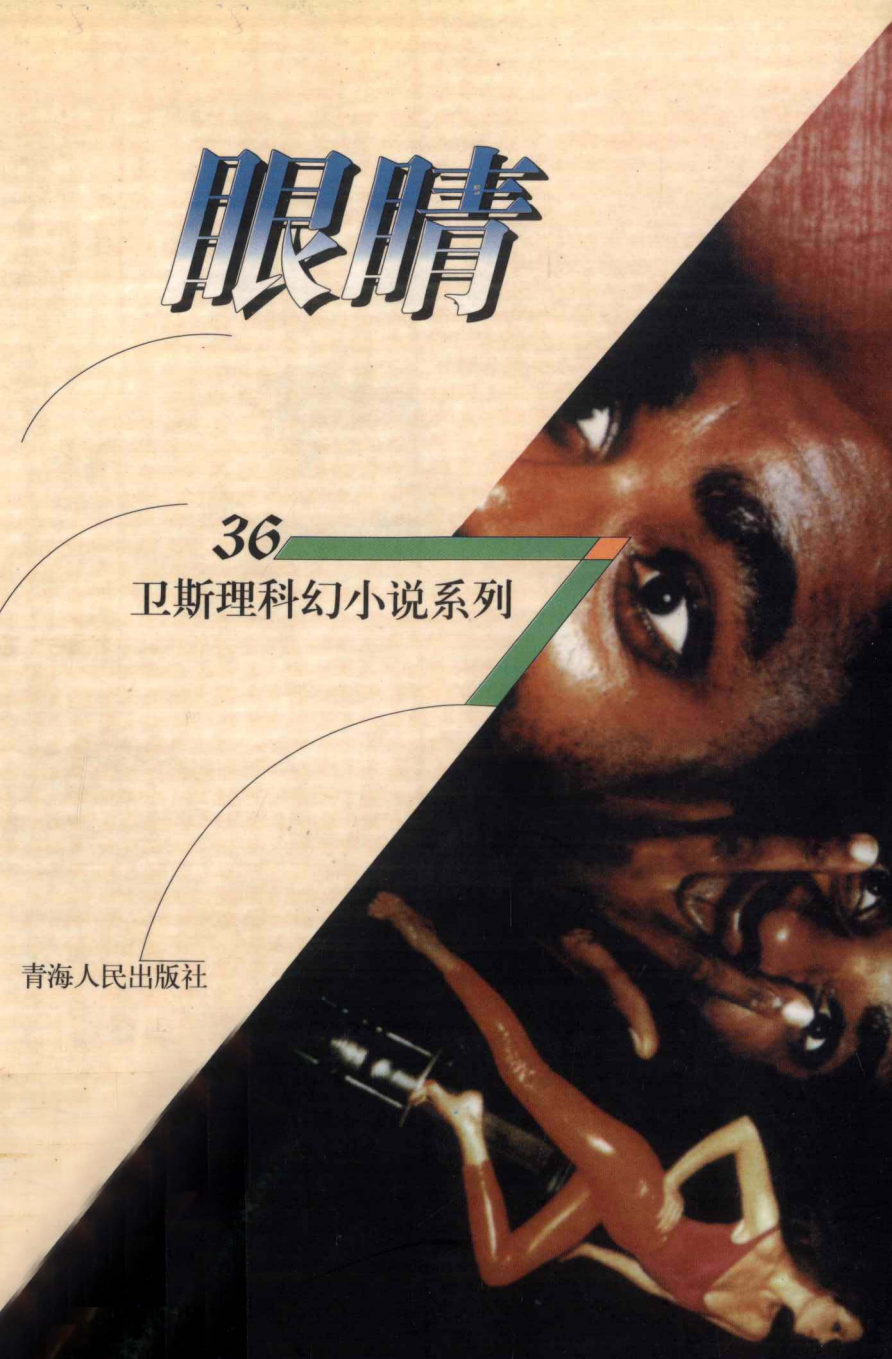


眼睛

36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眼睛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36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③⑥

出 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）
发 行：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 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：530

字 数：8500 千

版 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000

书 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 价：584.00 元（全 73 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《眼睛》是卫斯理《天外归来》之后的第二个故事，诡异莫名，在所有卫斯理的幻想故事之中，具有一种令人心惊的特色。故事设想地球人曾在若干年前，遭受过一次外星人的侵袭。外星人邪恶莫名，地球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，成为外星人的移居体，开始了地球人的邪恶文明。

整个故事的调子，对人性失望——这是卫斯理幻想故事的一贯主旨，人实在太罪恶，罪恶到了极可怕的程度。虽然把罪恶的想法化为罪恶的行动的，只是少数人，可是大多数人都一直没有什么方法对付少数的犯罪者，为什么呢？是不是大多数没有犯罪的人都一样有犯罪的思想？

“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，就有了罪。”——那是彻底地认识人类罪恶本性的诗句，出自以色列人第二个王，大卫之手，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，就写下来，人早已知道，却无意改正！

邪恶，只有在彻底认识自身的罪恶之后，才会被消除。

卫斯理

一九九〇年

第一部：平凡矿工杀人如麻

我将这件以下要记述的事件，称之为“眼睛”。

“眼睛”这事件，和煤矿有关。煤矿，是生产煤的地方。在亚热带都市中生活的人，对煤这样东西，印象不可能太深刻，甚至可能连看也没有看过。但撇开煤是工业上的主要能源这一点不谈，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，煤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

煤，大抵可以分为泥煤、烟煤和无烟煤三类。煤，据说是若干年前——几百万年，甚至几千万年——的植物，大批的植物林，因为地壳的变动，而被埋到了地底，经过长久的重压而形成的。煤之中，以无烟煤的形成年代最久远，也以无烟煤的形状、外观最为美丽。在严寒的天气中，看到一大块一大块闪光乌亮、光滑晶莹的无烟煤煤块，那感觉就像是饥饿的人看到了香喷喷的白饭一样。

无烟煤在燃烧之中所发出的火焰，温度极高，火焰是悦目的青白色。无烟煤大都蕴藏在较深的地下，矿工为了采无烟煤，往往要在几百公尺深的矿穴下工作。有人形容大海变幻莫测，什么事都可以发生，但深达几百公尺的煤矿，比大海还要更不可测，更加什么事都可以发生，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，这些在矿坑中发生的怪事，以后会陆续穿插在我的叙述之中。

无烟煤的煤矿中，还有一种十分奇特的副产品，叫做“煤精”。煤精是棕红色的透明体，有时很大，可以重达数十

公斤，有时很小，只有手指或拳头大小。这种色泽美丽的煤精，是工艺品的好材料，相当名贵。煤精，据说是树木的脂，积年累月形成的，和琥珀的形成过程相同。

每一块煤，每一块煤精，都有着数百万年，甚至数千万年的历史。如果它们有生命，它们肯定可以告诉我们数百万年乃至数千万年地球上的情形。可惜它们没有生命，在煤之中，唯一有生命的只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细菌，科学家至今不明白这种奇特的细菌，是如何在煤中间生活、繁殖的，年代是那么久远，久远得几乎是完全不可能追究了，实在太久了！

讲了这很多有关煤的事，那决不是“题外话”，而是和我称之为“眼睛”事件，有莫大的关系的。

闲话表过，言归正传。

我自从“回来”之后，对人生的认识进了一大步，所以几乎不做任何事，每天和白素一起，在一个十分幽静的小湖边垂钓，一面看着垂柳的柳枝在水面拂起的水圈，一面思索着奥秘而不可思议的种种问题。

这样的生活，大约持续了两个星期。那一天傍晚，我和白素回家，鱼篓中有着十来尾梭鱼，替我们开门的，照例是我们老蔡。一切全和平日没有两样，但是当门一打开，我看到老蔡的神情之际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。至少，有什么不寻常的事，在老蔡的身上发生了！

老蔡的神情，显得十分惊惶，他为我们打开了门，后退了一步，当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甚至可以发觉他身子在微微发抖！

白素显然也发觉了这一点，因为她比我先问老蔡：“老蔡，什么事？”

老蔡的语音中，带着哭音：“你们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”

他虽然说得有点语无伦次，可是他真正遭到了麻烦，应该毫无疑问。

为了不使他继续处在这样惶急的情绪之中，我立时道：“放心，不论有什么事，我一定尽力帮助你！”

我在这样说的時候，对于老蔡遭遇到的是什么麻烦，实在一点概念也没有。我只是想，老蔡几乎与世无争，不论他有什么麻烦，都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所以我才说得如此肯定。

老蔡一听得我这样说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神情已不像刚才那样惶急，看来他对我很有信心，认为只要我肯出力，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解决的。

我拍着他的肩：“来，到书房来！”

我向前走，老蔡跟在我后面，我们上了楼，进了书房，白素则提着钓来的鱼，进了厨房。

一进书房，我还没有坐下来，老蔡就用他发抖的手，取出了一封信来，当他还想用发抖的手指，去从信封中抽出信纸来之际，我已伸手接过了信来。一则由于我心急，二则由于我一看到了那封信的信封，心中就觉得十分奇怪。那信封相当大，是政府公函用的信封，而且在信封上，印有一行法文，而邮票的颜色十分艳丽，是一个非洲国家的邮票。

非洲独立国家之中，有不少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，沿用法文，并不算是有什么奇怪的事，奇怪的是，老蔡何以会有非

洲的来信，而且，他的一切惶急、烦恼，又显然全是从这封信而起的。

我接过了信，向老蔡望了一眼，老蔡的手指仍然发着抖，向信指了一指，示意我取信出来看。我打开信封，将信抽了出来。一共有两张信纸，一张是洁白的，用打字机打出来的，用的也是法文，信很简单短：基于阁下是蔡根富的唯一亲人，所以我通知你，蔡根富由于犯严重的谋杀罪而被判死刑，死刑将在六月一日执行。下面的署名是一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。

我先看法文信，信中“蔡根富”的名字是译音，我还全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人，我只是极其奇怪，何以一个遥远的非洲国度之中，一个将要行刑的死囚，会和老蔡发生关系。而且我也不相信老蔡看得懂法文，所以我又向老蔡望了一眼。

老蔡的声音有点发颤：“我不知道那洋文写些什么，你看另外一封。”

我取起了另外一张纸来，而上面用铅笔，写着中文字，歪歪斜斜，一望而知是一个识字不多的人所写的，在字迹上，也可以看出，写那字的人，正面临着严重的难关而在作最后的挣扎。

信是写给老蔡的：“四叔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没有杀人，他们要杀我，一定要救救我。根富。”

信比那封公文更短，可是却滚滚着一个临危的人求救的呼声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这个……根富……”

老蔡显得又悲伤又失望，道：“你怎么不记得他了？根

富，就是根富啊！小时候，他来看我，你和他一起到河里去摸过泥鳅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到河里去摸泥鳅，那该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！要我记得这样一个儿时曾一度游戏过的伴侣，当然是不可能的事。

我只好道：“根富，他是你的——”

老蔡急急地道：“他是我的侄子！是我唯一的亲人！他出洋的时候，曾向我告别，你也见过他一次面！”

老蔡讲到这里，我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起来。我想起来了！十多年前，老蔡曾带了一个年轻人来见我，说是他的侄子，要出洋去。当时，我正忙着处理一件十分怪异的事，要到墨西哥去，只是随口问了几句，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个年轻人——根富，当时是一副老实模样的乡下人，剪着平顶头，被老蔡推一下，才肯讲一句话。虽然说是人会变的，但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竟然会犯了“严重的谋杀罪”，这无论如何，有点不可思议！

我觉得很惭愧，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怎么关心过老蔡，关于他的这个侄子，我也一直没有和他谈起过。我看了看日历，是五月十日，也就是说，离蔡根富的死刑执行，还有二十一天。二十一天，可以做很多事情！

老蔡看到我沉吟不语，神情又变得惶急起来，我先安慰了他几句，才道：“根富平时没有什么信给你？”

老蔡道：“很少，他没有念过什么书，平时在煤矿又很忙——”

我打断了老蔡的话头：“他在煤矿工作？”

老蔡道：“是的，听说已经升做工头了，管一百多个矿工，这些，我全是听一个做水手的乡亲说的，今天，忽然收到了这样一封信。少爷，那洋文信说些什么？”

我把那封法文公函的内容告诉了老蔡，老蔡一听之下，摇摇欲坠，几乎昏了过去。我连忙抓住了他的手臂。这时候，白素也走了进来，我将那两封信给她看。白素问了老蔡几句，向我道：“看来是根富在那边杀了人，所以被判了死刑！”

老蔡忙道：“不会的，根富决不会杀人，决不会！”

白素皱着眉：“那国家相当落后，只怕连完善的司法制度都没有，根富可能是冤枉的，我看——”

白素说到这里，向我望了过来，不等她开口，我也知道她想做什么：她要我到那边去走一遭！

可是我却实在不想远行，而且，我对蔡根富的这件案子，一点也不了解，至少我先要了解情形。科学如此进步，要了解情形，不必远行，可以通过长途电话解决。

我再细看了看那封公函上的署名，那位先生的名字很长，我只取他最后的一个姓，他姓奥干古达。这位奥干古达先生，我猜，一定是非洲人，他的官卫则是“司法部对外联络处处长”。这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官职，我不敢肯定别的国家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官职，不过在新兴国家之中，有些稀奇古怪的官职，也不足为怪。

我道：“我可以先和这位先生联络一下，弄清楚了情形，再决定是不是去！”

老蔡一听得我这样说，发起急来：“你非去不可，不去，怎么救人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老蔡，你不是要我去劫法场吧？”

老蔡的神情，惶急而坚决，盯着我，说道：“你答应过我的，就算劫法场，你也一定要把根富带回来给我，你答应过的！”

我不禁吞了一下口水，感到十分为难，老蔡在惊惶悲怆的情绪之下，看来已经不怎么讲理了。

老蔡的要求，我当然尽可能去做，可是那国家，正如白素所说，司法制度未必完善，就算根富真的没有杀人，事情也不是我个人的力量所能扭转，而且，如果蔡根富杀了人呢？

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来镇定：“老蔡——”

可是老蔡不等我讲完，就大声道：“不必再说了，你救了他，就是救了我！”

我觉得，在这样情形下，再说下去，只有更糟，我只好道：“好的，我去救他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一切力量去救他！”

老蔡又望了我一会，他从来也没有用这样的目光盯过我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在审判我所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一样！

过了足有一分钟之久，他才吐了一口气：“那么我们叔侄两人，就交给你了！”

他讲了这句话之后，转身向外走去，到了门口，居然转过身来，问道：“今天钓回来的鱼，是煎是蒸？”

我挥了挥手：“随便你吧！”

老蔡走了出去，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白素笑道：“这一回要看卫斯理大劫非洲法场了！”

我皱着眉：“别开玩笑！我先得和这位奥干古达先生联络一下，还有，这个国家在这里，好像有一个商务办事处，你替我去办一下入境手续。”

白素答应着，我拿起了电话来，告诉接线生，我要和非洲通长途电话，等了大约四十分钟，电话接通了，对方是那个国家的司法部。当我提到要和“对外联络处处长奥干古达先生通话之后，又等了大约半小时，才听到了一个操极其纯正法语口音的男人声音道：“我是奥干古达，你是从哪里打来的电话？真想不到在那么遥远的地方，也会有人打电话来给我！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”

这位先生一定十分健谈，因为在开始的一分钟之内，他酝酿不给我予插口的机会。

我用最简短的语言，说明了我的身分，和打电话给他的目的。他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对，这件案子极复杂，绝对不适宜在电话中讨论，如果你能到我们的国家来，我可以和你详细讨论这件事。”

我道：“那么，至少你可以告诉我，蔡根富是在什么情形之下杀人的？”

奥干古达苦笑了一下：“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和他在一起的人全死了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什么意思，被害者不止一个人？”

他叫了起来：“一个？一共是二十三个，有七个法国矿务工程师、十四个我国的矿工，还有两个，是我国矿务局的高级官员！”

我也叫了起来：“那么，凶器是什么？机关枪？手榴弹？”

还是坦克？”

他道：“真的，事情很难和你讲明白，除非你来，事实上，我也有很多疑点，欢迎你来和我一起研究，你说，我可以在国际刑警总部，得到你的资料？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你可以去查询，既然你这样说，我会来。”

奥干古达道：“我将会在机场迎接你！”

我们的通话，到此为止。

当我放下了电话之后，思绪十分混乱。因为原来的一些设想，全被奥干古达的话所推翻了！

我本来想，根富的“杀人”，至多不过是殴斗杀人，或者因为所在地的司法制度不完善，或者因为种族歧视等等原因，所以被判了死刑。如果情形是那样的话，根富在那边人地生疏，如果有我去为他出头的话，情形可能会有所改善。

可是，如今，我知道根富被控的罪名是谋杀了二十三个人！那真是极严重的犯罪！我真怀疑如果根富是被证实杀了那么多人的话，我去有什么用。

我本来还有点不情愿到非洲去，现在就算有人阻止我，不让我去，我也非去不可！因为事情令人好奇：蔡根富，一个平凡的煤矿管工，为什么会忽然狂性大发，杀了那么多人？

不论我如何设想，我都无法想出其中的原因来。在电话中，奥干古达好像不愿意多说，其中是不是另外还有隐秘呢？不过从刚才简短的谈话所得的印象，奥干古达——这个非洲国家的官员，讲理而又十分理智。

我本来想将事情对老蔡说一说，后来一想，老蔡决计不会相信他的侄子会成了“杀人王”，说也是白说。

当晚，我和白素讨论了很久，我和她作了种种假设，都不得要领。最后，还是白素提醒我：这件事，虽然发生在非洲，但死者如此之多，其中又有白种人在内，发生时，一定是极其轰动的新闻，何不去找一找当时报纸的资料，可以先知道一下事情的经过？

白素的话提醒了我，夜已深了，当晚只好怀着一肚子的疑惑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就起了身，到了一家我所熟悉的而又保存着最完善资料的报馆之中，找到了资料室主任小史。

我一提起那件事，小史就道：“煤矿谋杀案！我们有完善的资料。当时你在什么地方？怎么对于这样轰动一时的新闻，你看来像是一无所知？”

我摊了摊手，没有回答小史的问题，因为我实在无法向他说明白当时我是在什么“地方”！我只是问道：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

小史一面翻资料的目录，一面道：“半年之前，凶手是一个中国人，译音叫徐金富。”

我道：“不是叫徐金富，叫蔡根富，你们译错了！”

小史用十分奇特的神情望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，你认识他？”

我挥着手：“快交全部资料给我，我没有时间向你多作解释！”

小史瞪了我一眼，按掣叫了一个女职员进来，将一张卡交给了她：“将第一四九号资料全部给这位先生，记住别向他多问什么，他今天吃了火药！”

我只好苦笑，反正我的目的是要得到资料，而我如今已

经达到目的了。

我得到的资料十分多，厚厚一叠，大多数是法国报纸对这件事的记载，还有本地报纸翻译的外国电讯，和一本事情发生的国度出版的新闻杂志，对整件事情的详细报导，其中，蔡根富的照片，大大小小，不计其数。

我在报馆，只将资料随手翻了翻，就捧着它们，回到了家中。才一进门，老蔡便道：“行李准备好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走？”

我指着那一大叠资料：“老蔡，你从来不看报纸的么？”

老蔡摇了摇头。我道：“如果你看报纸的话，你就可以在半年前就知道，根富的照片，曾经刊在全世界所有的报纸之上！”

老蔡显然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，反倒睁大了眼：“真的？让我看看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打开了资料，让老蔡看。老蔡一看到根富的照片，就悲从中来，眼眶润湿，道：“根富这孩子，怎么瘦成那样！”

在照片上看来——几乎所有照片，全是他被捕之后，由记者所拍摄的，我已经注意到，在照片上看来，根富的脸上，有一种极度茫然的神情。大多数照片中的他，都抬起头，直视向前方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根本不知道他身在何处，看着什么！

老蔡贪婪地看着根富的照片，过了好一会，才指着报纸：“说些什么？”

我本来不想说的，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却不能不说

了，我道：“报上说，根富杀了人，杀了二十三个人！”

老蔡一听，脸色立时变得比熟透了的柿子还要红，骂出了一连串我久违了的家乡粗话，指着那些报纸道：“洋人的报纸，全是胡说八道！”

我不想向老蔡多解释，只是道：“我会尽快赶去，我先要研究一下资料！”

老蔡道：“只有二十了！”

我道：“你放心，有救的话，一天也有救；没有救的话，再多——”

不等我说完，老蔡已经大声叫起来：“一定要救他，他不会杀人！”

我没有再说什么，迳自上了楼，进了书房，关起门来，研读资料。

我对于剪报，草草看过就算，对于那份杂志的报导，却看得十分详细。事实上，这份杂志对事件的报导，也极其详尽。它的标题是：“维奇奇煤矿谋杀事件始末”。维奇奇煤矿，就是蔡根富工作的那个煤矿，是该国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国营煤矿，以生产质地优良的无烟煤而著名。

这个煤矿，在法国殖民时代就开始开采，该国独立之后，法国的技术人员并没有撤退，继续在煤矿服务。文章之中有许多图片，最大的两幅图片，一幅是蔡根富的照片，另一幅，是谋杀案发生的地点，那是一个三百七十公尺深的矿坑。另外还有一幅维奇奇煤矿第九号矿坑的横剖面图。

和所有的煤矿相同，维奇奇煤矿也是愈开采愈深入地底，第七号矿坑已经深入地底三百四十公尺，是该矿新开出

来的一个矿坑。从横剖面图来看，升降机只能到第八层矿坑，再要下一层，是由一个斜道下去的，开采出来的煤，也由斜道由电动斗车拉上去，然后再经由多条曲折的运输带，输送到地面去。

我对于煤矿内部，算不得很熟悉。在此以前，我只有三次机会，进入煤矿之中，那是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。这个维奇奇煤矿的采煤技术，显然十分先进。它已经摒弃了风镐采煤，而改用了最先进的水力采煤法——就是利用喷射的水柱，将煤采下来的一种最新方法。

蔡根富在维奇奇煤矿中的工作职位是“一四四采煤小组组长”，这个采煤小组，一共有十四个矿工，这十四个矿工的照片，也全登在杂志上，他们全是死者。看来全是身体十分健壮的黑人。

以我的估计，蔡根富若是没有超人的力量，或是惊人的杀人利器的话，单对单，他绝打不过其中任何一个黑人矿工。

另外两个矿务局的高级官员，也是黑人；那七个矿务工程师，全是白人，其中有两个相当年轻英俊，看来有点像阿伦狄龙。

我先约略地介绍一下大致的情形，是因为这篇报导相当长，我准备先择要翻译出来，因为这是我最初对这件事所知道的一切。